

黄侃古韵说略

丁 忱

段玉裁谓“音韵之不同，必论其世。约而言之：唐虞夏商周秦汉为一时，汉武帝后自汉末为一时；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。古人之文具在，凡音转、音变、四声，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”(《六书音韵表》)。段氏古韵之分期盖可从也。

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云：“言古韵者自吴械。然《韵补》一书，庞杂割裂，谬种流传，古韵乃以益乱。国朝顾炎武作《诗本音》，江永作《古韵标准》，以经证经，始廓清妄论。而开除先路，则此书实为首功。”然吴械之论古音，实仅于《广韵》部目注明其通转而已。其后，宋·郑庠作《古音辨》，分古韵为六部：阳、支、先、虞、尤、覃。以郑书早佚，故其详未之知也。

清·顾炎武高析《广韵》以言古韵，为十部。其《音学五书》自序云：“予纂辑此书，凡三十年，所过山川亭郭，无日不以自随，凡五易稿，而手书者三矣。”功力之深，于斯可见。然江永叹其“考古之功多，审音之功浅”，后人亦然其说。

江永继顾氏之学，撰《古韵标准》一书，分古韵十三部，自谓“实欲弥缝顾氏之书”是也。

段玉裁补正顾、江二家之说，分古韵为十七部(说详《六书音韵表》)。其师戴震分古韵为二十五部，书成于弟子论著之后。戴氏《答段若膺论韵》谓段玉裁“支、脂、之有别，此足下卓识，可以千古矣！”然段氏知其别，未审其音，尝叹曰如知其读音则死而无憾矣。黄侃(季刚)研明其音，其侄黄焯(耀先)尝曰：支、脂、之读如“低、堆、呆”。

古韵之研究，自黄侃釐订为二十八部，世人皆遵为定论，盖无异辞也。自宋迄清，古音学者皆依先秦诗文之用韵并《说文》谐声偏旁、重文等等以考考古韵，而黄侃则另辟蹊径，依《广韵》所含之古本音以考求之。他认为《广韵》206韵中，有三十二韵乃古本韵，与上古读音同。然三十二韵内，有八韵开口、合口相配①，并而为四，三十二去四则为二十八，自谓二十八部之立“皆本昔人，曾未以臆见加入”云。二十八部皆以《广韵》韵目字作为标目字，其各部之下，皆注明某人所立。兹录如次：

歌顾炎武所立	寒江永所立	曷王念孙所立
	先郑庠所立	屑戴震所立
灰段玉裁所立	痕段所立	没戴所立
齐郑所立	青顾所立	锡戴所立
模郑所立	唐顾所立	铎戴所立
侯段所立	东郑所立	屋戴所立
萧江所立		
豪郑所立	冬孔广森所立	沃戴所立
哈段所立	登顾所立	德戴所立
	覃郑所立	合戴所立
	添江所立	帖戴所立
(阴	阳	入)

黄侃之古韵二十八部，实乃集乾嘉古音学之大成。其所定二十八部，已在段、王等人学说中具备。段氏分古韵为十七部，即：

一之，二萧，三幽，四侯，五模，六蒸(登)，七添，八覃，九东，十唐，十一青，十二先，十三諄(痕)，十四寒，十五灰(脂)，十六支(齐)，十七歌。

段氏原依师说，以“异平同入”之故，乃未分立入声(晚年则认为异平同入之说“亦可不必”矣)。如将其十七部中所含之入声分立，则共为二十五部：第一部德，第三部沃，第五部铎，第七部帖，第八部合，第十二部屑，第十五部曷(包括没、当分)，第十六部锡。加此八部入声，则共为二十五部。再加之孔广森东、冬分立为二，江有诰之立侯部入声“屋”，则为二十七部。章太炎复以脂(灰)部去入诸字，诗多独用，故析出混入段氏第十五部之队部(即没部)，而使曷、没分立。如此，则共得二十八部。

黄侃之前，古韵入声屑、曷、合、帖、没皆已独立成部，他继之又将德、沃、屋、锡、铎五部独立，而此五部分别为之蒸、豪冬、侯东、齐青、模唐之入声，阴阳入三声齐配，古韵之系统昭然。郭沫若赞其为“使阴阳二声之对转、阳入二声之收声严密就范，可谓集古韵之大成”(《金文韵读补遗序》)。阴阳对转之论创自戴震，其弟子孔广森昌明之，黄侃则贯通其用焉。

今人王力晚年亦主阴阳入三分之说，晚年更改其古韵二十三部为十一类二十九部：

之(哈)	职(德)	蒸(登)	歌(歌)	月(曷)	元(寒)
幽(幽)	觉()		脂()	质(屑)	真(先)
宵(豪)	药(沃)	(冬)	微(灰)	物(没)	文(痕)
侯(侯)	屋(屋)	东(东)		缉(合)	侵(覃)
鱼(模)	铎(铎)	阳(唐)		叶(帖)	谈(添)
支(齐)	锡(锡)	耕(青)			
阴	入	阳	阴	入	阳

王力认为，如从分不从合，冬侵分立，则阴阳入三声相配，可得古韵三十部。上表括号内乃黄侃二十八部，较之王说，少一幽部之入声觉部，无阴声脂部，有豪(宵)部之阳声冬部(后二部王与之反)。如冬侵分立，王为三十部，则黄氏少阴声脂、入声觉二部。盖黄氏以主“古本音”为言故，乃有以异也。黄氏歌寒(歌元)对转、幽冬对转，乃承孔广森之说，歌曷(歌月)相配、痕没(文物)相配，乃秉师见。黄氏阴阳入三声相配，较之前人为确，实乃一大贡献。

黄侃尝言，古韵分部之多少，无甚紧要，用段玉裁十七部、章太炎二十三部，皆可说明问题。然其却慎于立言，如以“谈添盍帖分四部”为说，则其所分古韵当为三十部。其意如下：

“收舌”之阳声寒、先、痕三部同入声曷、屑、没三部两两相配，则“收唇”之阳声同入声也应各为三部两两相配，而阳声只有覃、添二部，入声只有合、帖二部，尚差一组，此组当分出为阳声谈、入声盍。何以知其然也？盖以寒、曷、覃、合并先、屑、添、帖之主要元音同而韵尾有异，则痕、没当与谈、盍之主要元音同而韵尾异之故也。如此，则对应井然矣。由已知而推知未知，谈、盍之补出当无异辞，势所然也。其音理盖亦如此。此二韵部于《诗经》之用韵、连语之或见亦可证明当存。音理、音证具全，而黄侃古韵二十八部乃不之录，正见其审慎。当代学者俞敏②经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及梵汉对音探求，得出同黄氏相同之结论，一以古，一以今，异曲而同工。俞氏尝言：“虽然用弓箭射，可比戴着折光的眼镜片、握着现代步枪瞄准的人打的比离靶心近”(见北师大纪念“五四”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)。此言决非溢美之辞。

本文乃就有清之世最具影响之顾、江、戴、段以迄黄侃古韵之学简述之，以折明于黄侃古韵二十八部之由来。虽欲详明，盖亦略之者也。

近世古小学衰微初振，今人于黄氏之学知之者渐夥，本文所述亦只一斑而已矣。

注释：

① 八韵为：歌、戈，寒、桓，曷、末，魂、痕。

② 俞敏为今北师大教授。